

# 出版、发表、著录对名人书画与手迹的增值效应

汪长明

“白纸黑字”作为一种文本记录形式,因其真实性和不可更改性,古往今来,上至皇家族贵,下至黎明百姓,一直是最具说服力、最有印证性的一种陈述形态与表达方式。在更广泛意义上,任何蕴含知识信息、具有视觉形态特征的创造物,例如书画作品,都具有“白纸黑字”的基本属性。

无论对书画作者,还是对书画收藏者,乃至整个书画市场而言(本文只讨论书画这一艺术形态,并将名人手迹纳入其中),出版、发表、著录与否,成为衡量和评价作品真实属性、艺术地位、价值内涵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参考。笔者谨就出版、发表、著录对名人书画与手迹的增值效应,在此进行初步探讨。

## 一、出版、发表、著录是名人书画与手迹权威性的物质载体与直观呈现

著作、文章等如属书画家和文化名人(有的名人并非书画家,其中以文化名人人居多,为此,笔者将二者在概念上区别开来)本人署名作品,表明书画经过仔细甄别与悉心遴选,属于作者颇费心力、十分心仪,百里挑一、精挑细选的代表作,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书画家本人亲自“掌眼”的作品集。此乃其一,可谓“物证”,“铁证如山”;如纳入他人署名作品,书画作者与文化名人则往往与著作或文章作者存在某种交集,如为特定对象题词、题画或签赠出版物,出席艺术、文化、社交活动应酬之作等(作品一般都会标注上款人或指向性创作信息),蕴含作品流转与社会交集重要信息,其历史文化价值弥足珍贵。此乃其二,可谓“人证”,真凭实据。

## 二、出版、发表、著录是判定名人书画与手迹真伪的根本依据

书画作品与手迹一经出版、发表或著录,表明其经过书画家和文化名人、受赠者,以及出版方“三方验证”,并以权威载体形式面向社会发布。这是名人书画与手迹(尤其是文稿、信札、题词)作品得以影响社会心理、赢得市场响应的“关键变量”,由此实现市场认可与价值增值,有的甚至导致几何级增值的重要因素。相比形形色色的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所谓“鉴定证书”,以及电视媒体举办的大众化“鉴宝”节目而言,出版、发表、著录(尤其是权威出版物)的印证价值与社会认可度无疑具有“终极性”。而在作伪造假已成常态,赝品横行、鱼目混珠,严重干扰市场秩序的今天,载有作品的出版物(书籍、期刊,电子与网络出版物不在此列),则成为名人书画与手迹“自证清白”最后的“救星”,尤其对作者已故的作品而言。如此这般,得靠外圈“证据”而非作品本身说话,对文化艺术创作乃至整个艺术市场而言,实属无奈之举。

## 三、出版、发表、著录成为书画家与文化名人文化艺术生平的重要参考

书画家与文化名人一生阅人、阅事、阅物无数,创作亦无数,然真正能“登堂入室”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,相对于其存世作品总量而言,属于“关键少数”。这些作品往往成为收藏单位、文博机构、藏家竞相追逐的对象,且往往能够印发市场和媒体的高热度“流量关注”,不失为作者的“艺术宠儿”。当然,受作者状态、创作背景、生平阶段(及其艺术水平)等因素的影响,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场合创作的作品,其创作风格、艺术水平、文化内涵等亦“因时而变”、



晚清海派书画六十名家 吴石仙  
溪山烟雨 137×53cm 国画

因时而异,作品市场反馈亦千差万别。正因此,出版、发表或著录成为“正向影响”名人书画与手迹价值(包括艺术文化价值、社会心理价值、市场反馈价值等)至为重要的一个支点。

## 四、出版、发表、著录能对出版方(物)产生“加持效应”

不论何种表现形式(文本抑或图片),创作方与出版方相互支撑,前者为后者提供发表素材,后者为前者提供发表平台。根本上,这理应成为一种双向对等关系。然而,实际上,这种形式上的对等关系往往被实质上的失衡关系所取代,导致供求与供需失衡。尤其对“大名头”书画家和文化人士(当然亦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与艺术创作者)而言,这种支撑与所谓的“平衡”关系往往又具有失衡的单向特征。他们占据文化出版的主导地位,应约无数,求赐者众。一位大家作品成就一篇文章、影响一份刊物,产生热烈而持久的社会影响与市场响应,不在少数,有的甚至传为佳谈。因此,觅得一件已出版、发表或著录的名家之作,对藏家而言,实属幸事。

(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  
研究部副部长,副研究馆员)

# 如沐春风说收藏

钱国宏

谈到“收藏”,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“赚钱”“增值”。收藏固然是投资理财的一种途径和方式,但收藏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“赚钱”和“增值”,其间很重要的一项是享“趣”——享受收藏过程中给收藏者带来的那份惊喜、自得与愉悦,那种“如沐春风”“其喜洋洋则矣”的心理感受。

我是个“杂食动物”,收藏的视野较为宽泛,30多年中,我收藏过钱币、票证、瓷器、古籍、字画、连环画、明清家俱以及古代兵器等,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。生活中,经常有人向我打听某某藏品“价值几何”之类的问题。说实话,我对于自己的藏品“价值几何”真的答不上来,因为我当初收藏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看中了它们本身的价值,更为看重的是藏品给我带来的“快乐指数”。这种观点可能拂了一些收藏大家的意,甚至可能会导致口诛笔伐,但这确实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在收藏连环画过程中,我在注重藏品品相、年代、开本的前提下,更注重它们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。闲暇时翻阅着钱笑呆、赵宏本、顾炳鑫、程十发、华三川、贺友直等名家大师们的连环画作品,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,美育的熏陶,情感的陶冶,心灵的净化,《三打白骨精》的明快,《小刀会》的洗练,《杨志卖刀》的细腻,《红岩》的庄重……可谓“天趣心生”,令人手舞足蹈,不忍释卷,尤其是大师们精湛的画技和对人物性格、画面整体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精准把握,真的让人拍案叫绝,叹为观止。1998年夏,我收藏了一枚石弹,经专家考证,此乃辽西边城烽火台防御所用炮弹,从而证明辽西境内明代时曾存在过“边墙”(即明长城)——我用这一小小的藏品便揭开了400年前的一段历史烟云。当我面对面地与省市考古专家们在一起切磋那段尘封的历史时,那种喜悦、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!2002年春,我和同事去南京旅游,玩了一天,同事们都累得要死,回到旅馆后倒头便睡。我从旅馆服务员口中得知离旅馆不远处有一古玩地摊,便不顾旅途劳累,拖着一身疲惫前往“探营”。在琳琅满目、良莠参杂的古玩堆中,我挑了两枚钱币。当我肩挑月色回到旅馆在灯下细细赏玩时,惊讶地发现:这两枚钱币竟是“莽朝”钱币中的珍品“金错刀”和“大泉五十”!“莽朝”在历史上仅存在了十数年,而“莽朝”的钱币艺术却达到了历代钱币的一个高峰,其间所铸的“五铢钱”中外驰名,“错刀”“大泉五十”环如大钱,身形如刀,制作精细,布局匀称,更是国内钱币中的上上品。激动与躁动鼓荡着心扉,搞得我一宿没睡好。次日清晨,当我把这一喜讯告诉同事时,大家竟兴奋得把我高高地抛了起来!回来后,我专程到省城找到钱币专家,鉴定结果是:真品!——鉴定结果出来时,我看见那位专家激动得双手颤抖,眼里涌出了泪花——这两枚钱币国内无多,实在是太珍贵了!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恐怕是世间最为爽心事之一了,而收藏恰恰就能体味到这种心灵上的享受。2021年夏,我借去北京开笔会的机会去了趟潘家园。在闲逛中,偶遇一古书摊。从故纸堆中我看到一本《长短经》。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因为我在收藏古籍过程中,早就听说有一批学术价值极高的孤本古籍流落民间数百年不见踪迹,今日竟然让我遇到了?!我忙不迭地小心翼翼地翻开古书,但见纸白如玉,表面为研光的宫廷桃花纸,墨色光泽如点漆,内文字体方正丰满,纤毫入微,晶光耀目,神韵卓然,令人赏心悦目、叹为观止。“漫不经心”地谈好价钱后,我一路雀跃着“抱得美人归”。经鉴定,确系真品!当时那个高兴劲啊,简直是心花怒放,诚如唐朝诗人孟郊所形容的那样: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

埃及博物馆专家马赫茂德·梅萨兰先生对收藏这样诠释:“收藏保存了民族的遗产,并不断地发展人们的知识,帮助人们去认识和保护自己的世界,使他们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收藏是一件“功德无量”的事,何况它还能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乐趣呢。盛世兴藏,收藏文明,收藏快乐,收藏人生!



赵宏本和钱笑呆绘制的连环画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